



二十九 最早的留学生

得地利之优势

就在邻居日本人大力向西方学习的时候，在中国的知识界，有没有向西方学习的人呢？我有幸找到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。

容闳是我国最早的留学生之一。作为当时的典型或者叫代表人物，我荣幸地把他请了出来。容闳同学，广东香山人（今中山县）。是不是很多同学说，这个地方我们早就知道了。是的，这个县是孙中山先生的老家，他们俩算是老乡了。只不过一个做了爸爸的时候，一个还没有出世。

这个县也的确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，上海、广州不少的买办，他们的老家就在这里。这个县风水特别好，因为它位于葡萄牙强租的澳门附近（地理优势）。

香山人与西洋人接触得多（天天都要跟欧洲人搅和），出门挑担菜去市场里卖卖，或者卖个自家塘里养的鱼、卖个自己制作的拖把什么的，都可以跑到澳门去跟洋人讨价还价，作为一种生活中必备的交流工具，他们的洋文说得跟中文一样的流利。那里的大嫂、阿姨，都可以给老外做翻译。因而，相对于内地而言，这里的风气也就比较开通。

容闳小同学刚进学校门时，在澳门的马礼逊学堂读书。

中学时，情况有了变化。

鸦片战争来啦。英国的军队一来就占领了香港。马礼逊学堂的创办者伦敦布道会连忙把学校从澳门迁到了香港。

容闳同学只好成了这家香港学校的寄宿生。天天往家跑吃午饭是来不及了。每个星期在周末回一趟家那还是可以的。

学校的课程设置全部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，也有一点点不同，多了一门汉语。容闳同学学习用功，成绩不错，一个好的前程正在等着他（记住：只有好好学习，才能天天向上）。



念书不容易，找工作更难啊

有几个美国的商人，出于为自己在在中国培养得力人手的需要，乐于出资帮助一些品学兼优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。在这个学校中，有三个孩童被看中，容闳同学幸运地成为其中之一。

他们仨全都被送到了美国，进入高等院校学习。其中，容闳同学在校期间，学习成绩优异，又被送到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读了四年，曾经有两次荣获英文作文奖学金（说不定他的文章比鲁迅写得还好）。

容闳同学跟一般留学生不一样，他是一个有志向的人，虽然长期受到教会的影响，可他却总念念不忘贫穷落后的祖国，自始至终有着为祖国服务的志向。二十七岁那年，大学毕业，学校开出了较高的待遇，要把他留下来工作（高校生留校任教，许多人梦寐以求）。可是，他冒着忘恩负义的讥讽、嘲笑，毅然回国找工作。

容宏同学的另外两个同学，这时也毕业了，阿龙在使馆里担任秘书，黄宽回到广州当起了医生。

大清朝廷里，从上到下，没有人知道留学生是怎么回事，没有哪位官员想到要去任用留学生，更不知道如何使用留学生。大家弄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不好好学习咱中国的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，而去读什么洋文，喝一肚子的洋墨水，到底有何用？

容闳同学来到了讲求法治、重视人才的香港，他的人生第一个计划是去当一名律师，去研究法律。然而，很不好意思，他的第一个计划很快就落空了，原因只有一个，当时香港的法界权威一致认为，这不是中国人所该做的事，随即就拒绝了他。

门被人家关上了，容闳同学很失落，在失落中，他遇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大家都认得，是没有来得及赶上起义队伍而蛰居香港的洪仁玕。在忧国忧民这一点上，两人谈得很投机，有不少的共同语言。

容闳同学来到了广州，或许这里能找到发挥他才能的地方。非常不凑巧，当时正值红巾军起义，叶名琛忙于指挥军队大肆屠杀这些起义的农民，哪有时间接待他？在广州市里，到处是死人的头，或是被砍下来的死人的脚，遍地是血腥。容闳同学的心里感觉就是两个字“愤怒”，于是，怏怏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他来到了比较安静一些的海上海。

在这里，他发现了一个让他头痛的问题，那就是自己辛辛苦苦学习的东东与大上



海的需求对不上号，他的感觉变成了四个字——四顾茫茫。幸好有同乡人推荐，在宝顺洋行他谋到了一个饭碗，确保自己能租得起房子，吃得起一日三餐，能够小有体面地生活。不过，叫他内心纠结的是，在洋行里，所学非所用，因为人事经理安排给他的工作是采购员，具体来说，就是到江南去采购生丝与茶叶。

巧遇干王

别想着采购是一件好事。今天的采购经理常常有好吃好喝，还有灰色收入，在那时采购实在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。大家不要忘记了，当时的江南，也就是产茶地、产丝地已陷入交战区，李秀成已攻入苏州。你到这些个地方，身上带的钱越多，越容易被捉去杀头。你会说洋话，那更容易出故事，会把你当作间谍抓起来，然后是咔嚓一下。你要是又有钱又会说洋话，在交战区去做生意，到底有多危险，你自己想吧。

不过，容闳同学还真有一把刷子，他带着现银四万两，进入安徽南部太平军控制的地区搞采购，居然成功地装了28条船的货物，平安地运回上海，一根毛都没有掉。

牛人，不服不行。

经常性的采购工作让他对这条通往太平军的道路越来越熟悉了。那年的冬天，有两位美国的教士，要进入天京探访那里的情况，邀请他带路。三个人一起，经苏州、无锡、常州由内河向西，进入到南京，就是当时太平军的都城天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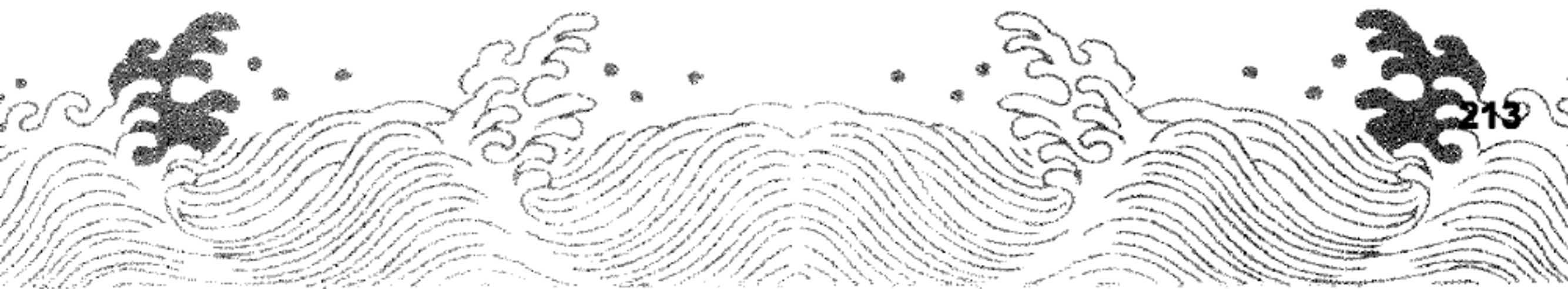
在他的自传中，容闳对他一路看到的太平军区域的印象做了一番描述。在这些描述中，能看到的景象是，丹阳地方“商不辍业，家不辍耕”，大家不是一天到晚斗地主；太平军对待民众的态度“甚为和平”。通过对比叶名琛在广州市的做法，他抨击了官军的残暴。

大家还记得，在香港时他跟洪仁玕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。此时的洪仁玕已经进入天京，并且当上了干王，而且在筹划他的新政。

容闳找到了他，旧友相逢格外高兴。干王非常忙，每日里政务缠身，但仍然抽出时间招待客人，解决吃住的问题，而且跟他彻夜长谈。

干王要求他这位见多识广的归国留学人员提出合理化建议，供他在新政之中采纳、选择、运用。容闳也不客气，提出了七条建议案。

干王恳请他留下来帮助自己一同实现抱负，容闳提出了一个条件，要求干王能保证



他的七条建议案能立即付诸实践。

干王说，这事不要急，要慢慢来。在太平天国里办事，目前实在有不少的困难，但要相信，这些个困难慢慢能够克服的。

容闳一听，没有接受干王封给他的官职，然后就告辞了。

在自传里，他对自己有官不当的做法，做了说明。他写道，“每见太平军领袖人物，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，实未敢信其必成”。在容闳的眼中，太平军那些个领袖人物，用上帝的语言发人间的命令，是忽悠人的。

对于干王本人，他也做了交代。说干王的作风太过于硬性，他实在喜欢不起来。

干王送给了他一份礼品，是一张护照。凭这份护照，他可以随时安全地进入太平天国的领地（这护照是好东西，到皖南采购生丝茶叶时用得着的）。

容闳同学辞别干王后回到了上海，继续当洋行里的采购员。

买办的命？

对容闳同学的七点建议，我很有兴趣，这是最能说明一位最早学成归国、放弃美国高薪职位、一心想报效国家的人的想法所在。

容闳的七点建议，有四点涉及教育。如设立军事学校、建立海军学校，设立各种实业学校，制定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。

看到这些观点，有没有人想起了同样是留学归国的日本人福泽？他回国之后，就着手办起了庆应大学，通过振兴日本的教育来振兴日本。看来，容闳与福泽之间，真是英雄所见略同，只是咱们国家的英雄两手空空，没有政府的人来支持他的想法，没有朋友来帮助他实现梦想，实在是虎落平阳且孤掌难鸣。

在容闳的七点建议中，有两点是主张重视知识与人才的。如组织健全的政府，聘请有经验的人才为各部门的顾问（今天我们的政府部分地实现了，如设立了顾问委员会）；培养有学问的军官（后来，黄埔军校开始，就渐渐达到了，而容闳那个时候就提出来，的确是很有先见的）。

关注一下洪仁玕的《资政新篇》与容闳的七点建议案，两者之间显然有很大的差别。《资政新篇》全部的精神贯注于理想的经济建设的蓝图，而容闳的着眼点在于教育人才，为振兴实业提供人才发展的基础条件。



容闳的理想没有在太平天国实现；在大清的天下，他也只有当个买办的份儿。然而，他的七点建议案的着眼点，与后来日本明治维新实行的施政纲领何其的相似啊。

容闳的经历不是个案，在上海，还有一位跟他学历与经历类似于拷贝的学长唐景星。唐景星，香山人，是马利逊学校的校友，比容闳年长四岁。

他没有出过国，但接受过高等教育，而且学业优异，做事精明强干。他比容闳早到上海，进了怡和洋行，做了买办。香山人做买办的着实不少，香山有“买办的故乡”的称号。

难道这个地方只能出买办吗？当然不是啦。

香山地方风气开通，出了许多人才，然而，长在旧社会，这些人才都被埋没了，或者被糟蹋了。不过，不要急，香山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就要横空出世，不过目前谈到他也为时太早呢。

